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短二

臨川 吳 湛 述

道經下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德猶言威德容謂有而可見者從由也

萬有皆本乎德凡形氣之可見者德之容也然德之所以有此容者由道中出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德自道中出而道則無也德者道所為物而似無似有不可得而見故曰恍惚

恍惚者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其字指德而言物者物生以後之形象者物生以前之氣德雖恍惚惚恍不可見然形之可見者成物氣之可見者成象皆德中之所有先儒謂冲漠無朕而萬有森然已具者此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恍惚雖不可見而似無似有猶似可見窈冥則昏昧昧全不見矣此道之無也其字指道而言精謂德也有物有象者德之

容皆其粗也德者有物有象之本是其精也莊子曰以德為本以本為精上文言物象本乎德此言德出乎道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二其字又指德言真謂道也信實也與真

字同義物象為粗而德為精其為精者迺甚真之道也德之中有至實之道在焉上文言道之中有德此言德之中有道蓋道即德也德即道也首章曰此兩者同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自今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不去謂常存也閱猶歷也甫美也衆甫萬有也萬有之美有時變滅惟孔德由道中出者自古及今不變滅而常存故以不去二字名之以其有常而遍歷古今無常之萬有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然如此也吾何以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以此孔德之有常者知之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感

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為曲曲者不全也然能專攻其所偏致精乎此旁達乎彼舉一反三通一舉萬久必會其全也自初即欲求全則志大心勞分而不專終不能全矣枉者不直也尺蠖之屈而枉所以能伸而直窪者不盈也科坎之陷而窪所以能受水而盈敝者不新也秋冬之凋而敝所以能逢春而新少者不多也少則多一句變文析為二句少則易於有得所以能積累而多貪多則難而生惑於一旦無所得豈能多乎不欲盈不欲新不欲多而以曲則全一句始之四者皆不求全之推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此一句為一章宗旨通貫上文下文之意一者冲虛之德也式以在車為喻高在德較早則德式聖人抱此冲虛之德懦弱謙下為天下式如上下文五者皆冲虛之德自處於卑也○較前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自見猶云自炫明謂智之明不自見者用晦而明也自是猶云自賢彰謂名之彰不自是者聞然而日彰也誇其功曰伐功謂事之成績負其長曰能矜矜謂能之過人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而以夫惟不爭終之四者皆不爭之餘也○見賢切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曲則全三字古有是語老子述之以為此章首句章內抱一為綱曲則全以下五者夫惟不爭以上五者凡十事為目皆曲則全一語所可詠也故重述於章末而曰古人所謂曲則全者豈虛為此言而無其實哉蓋之其誠實能全而遂以全之効歸之也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

聽之不聞曰希希言無言也得道者忘言

因其自然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飄狂疾也驟急暴也自且至食時為然朝自且至暮時為終日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譬如天地之飄風驟雨皆反自然之常而為怪變者也天地及自然之常其為怪變尚不能久不及終朝終日而止况人而不因自然可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從事於道謂以道為事也道者有道之人德者有德之人失者庸下之人所為不能無失者也同與莊子齊物論之齊相近謂與之合一不相非異也惟因其自然而希言故凡上等次等下等之人皆視之一同而非異蓋道者德者與我為一無所容言矣至若失者他人雖以為失彼則自以為是固亦有自然之是也豈可不因其所以是之而延妄言以非之哉莊子曰不

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齊與言與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道德之人以我同之印證參同夫何間然失者之人以我同之亦或緣彼之獨是而悟我之公是則三者之人皆以我同之而有得也然此惟有道之人者能之苟道之實有所不足於己則其待人也必有不以道之實者為而是是非非強加分別矣豈能如此玄同也哉
敗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贊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又以人之行立譬前事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致立起其踵而立以增高其身跨開其足而行以增闊其步譬時如此而不能久也終必不可以立不可以行而遂廢彼自見者之終不能明

自是者之終不能彰自伐者之終無其功
 自矜者之終無所長亦若此焉爾食之不
 查者曰餘肉之附生者曰贅物兼人與鬼
 神而言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人若律之
 於自然之道譬若食之已餘者不當食行
 之如贅者不當行也加多於常分而不可
 用幽顯之間有物亦當惡之而有道之人
 不肯以此自處也或曰行讀如形古字道
 用司馬氏曰素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
 形適使人醜蘇氏曰飲食有餘則病四體
 有贅則累

右第二十章 此章自然二字為字皆
 和言而方同自然者也
 風之擊而之驟立之法行之時
 食之餘行之贅非自然者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前章道之為物物謂德也此章有物混成
 物謂道也混渾通混成謂不判而完全
 也先天地生首章所謂天地之始四章所
 謂象帝之先也
 寂子寥乎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下母

寂閑靜也寥虛廓也言其無聲無形也獨
 立乎萬物之表無可與對而未嘗變易故
 曰不改周行乎萬物之中無不備及而未
 嘗窮匿故曰不殆天下母者德也而德者
 道所為故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此物無可得而名者以其天地萬物之所
 共由於是假借道路之道以為之字字者
 名之訓而非名也字不足以盡之不得已
 而強名之曰大至大莫如天而天亦在道
 之內則天未為大也此道其大無外而莫
 能載焉故大之一言庶乎可以名之爾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遊謂流行不息遠謂悠久無疆反謂無有
 無名蓋為有皆有惟道皆無無與有相反
 故曰反大之一言未足以盡道故推言之
 謂其大而不息不息而久久而無有所以
 為道若有則非道矣下篇曰反者道之動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曰太初
 有無無有無名蓋謂此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

王謂聖人之有位者古今作道最大無可
 與比此以天地聖人與道並言而曰四大
 何也蓋天地得此道以為天地聖人得此
 道以為聖人其所以能大者以其有此道
 也王之下特加亦字又特言王居其一蓋
 氣之至大者天形之至大者地聖人之身
 妙然而立乎兩間以其道同乎天地故其
 大亦同乎天地而不以氣形與身之大小
 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者聖人也法者水平之準與之平等如
 一也人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地一
 故曰法地地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
 天一故曰法天天之所以大以其與道一
 故曰法道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
 自然非道之外別有自然也自然者無有
 無名是也
 右第二十一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根本也躁動也君主也輕以重為本動以靜為主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君子吉行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

輜重後有輜車載寢處服食所用之物謂之重車雖乘輕車而終日不與重車相離故吉行日止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不敢以輕車疾行徑往而不顧在後之輜重也此言輕之本乎重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燕閑也靜也處居也坐也雖有榮華之境可以遊觀或暫時動而出外然常在內閑居靜處超然無一物累其心此言動之主乎靜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以身輕天下謂以其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也萬乘之主當靜重奈何以其身而輕動乎周王之乘八駿漢帝之為微行以身輕天下者也但言輕不言動者蓋動與靜對

動則有輕有重輕與重對輕重皆在動時

言輕而動在其中矣

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有輕而無重則失其輕之根有動而無靜則失其躁之君

右第二十二章 此章以輜車重燕

言爾國勢之居重靜姑指一端而以靜制動與夫人之治心治身皆當本之以靜以動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謂善於其事轍車轍迹足迹瑕玼玷譎

過責計計數多寡也籌策計算者所用之

算以竹為之關鍵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

鍵繩約索也合之而成體曰繩用之而束

物曰約行者必有轍迹在地言者必有瑕

譎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用關

鍵結繫者必用繩約然皆常人所為爾有

道者觀之則蓋謂之善哉善行者以不行

為行故無轍迹善言者以不言為言故無

瑕譎善計者以不計為計故不用籌策善

閉者以不閉為閉故無關鍵而其閉自不

可開善結者以不結為結故無繩約而其

結自不可解奉五事為譬以起下文聖人

善教之意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是謂聖明

聖人之救人救物以不救為救亦若上文

所譬以不為其事為善也蓋有所救者必

有所棄假使所救者百千萬人百千萬物

然此百千萬之外皆棄而不及救者也聖

人之善於救者不然一皆無所救無所救

則亦無所棄矣不見其為救此而棄彼也

故無一人是棄而不救之人無一物是棄

而不救之物棄者如以外衣掩蔽其內衣

儻故人救物之功彰彰而明天下皆見其

救之不謂之善救矣必使無救之之迹掩

蔽其所可見而衆莫能知故曰聖明善救

人善救物與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凡

七善字有道者謂之善世俗不知其善也

蓋世俗以能為其事為善有迹可見有名

可稱而與不善為對有道者以不為其事為善泯然無迹渾然無名而無與為對者也若世俗所謂善不善如下文所云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不善人謂不善於

其事之人師者人所尊事以為法者資者如以財貨給人俾人籍之賴之而得以有所成者彼善而此不善以彼之善與此之不善者相違而人灼見此之不及彼則彼人之善可為此不善人之師矣彼不善而

此善以彼之不善與此之善者相形而人遂見此之過於彼則彼人之不善適為此善人之資也謂因彼之不善以成此之善名故曰資然善不善之名對立豈有道之世哉下文言有道者欲使世之人不以善名亦不以不善名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愛猶云喜好也要猶云至極也妙者玄不可測使不善者之過善人雖可以為己之師而不貴重之也蓋不欲名斯人之為善

也使善者之遇不善人雖得以為己之資而不喜好之也蓋不欲名斯人之為不善也善不善之名俱泯一槩玄同無可分別雖有智者亦大迷而不知其孰為善孰為不善斯迺妙不可測之至極曰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

前二節言聖人不可名之名者謂之要妙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謂光明黑謂塵暗無極謂無所窮盡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謂剛強雌謂柔弱嬰兒謂無所識知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不離復歸於樸

榮謂尊貴辱謂卑賤樸謂木質未斲為器

此章之意欲自常德而反本復始以歸于太初之道常德者冲虛不盈之德故守黑毋白守雌毋雄守辱毋榮知其守其者雖

知彼之可尚然寧守此而自處於下乘車之式流水之谿谷皆謂自處於下也如是則於常德不盈不相離而德足乎已矣既全此冲虛之德適可復歸於太初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曰無極曰嬰兒

曰樸皆以喻太初之道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木樸之未散也抱其天質之全及破碎其全則散之而為所斲之器聖人之未用也

蘊其內德之體及發露其體則用之而為各官之長官天下之長者天子也官一國之長者諸侯也上三節皆欲自末而本此二句則言自本而末者然樸雖已散而猶欲復歸其全則已散如未散聖人雖已用而猶欲復歸其全則已用如未用蓋以不

散為散不用為用也凡有所裁制者必須以刀割裂其全而大制則以不制為制故不割裂也大散不散大用不用亦如大制者不割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取天下謂使天下悅而歸已也為謂作為取天下者德威而人自歸之爾苟若有所作為則是欲用智力以強服天下豈能得

天下之歸已哉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者至大之器有神司之不可以智力有為而得敗謂不成也彼以智力為之者欲成其事而其事反不成謂不能得天下

之歸服也故曰為者敗之未得天下而取天下者固不可以有為而得既得天下而守天下者亦不可以有心而留譬如寶器若常執之在手不須更舍惟恐其或失者反不能保其不隕墜而失也故曰執者失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道有天下者豈能保天下之長為我有而

不亡也蓋盡得失存亡之相禪如行隨响吹強贏載墮八者之相反而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過威必秀衰則亡之漸也惟不使之過威則可以不衰而又何有於亡甚也奢也泰

也極威之時也去甚者欲其常如微之時去奢者欲其常如約之時能不過威則可以保天下之不

亡矣邵子謂飲酒但令其微醉而不可成醪酌看花但及其半開而不可至離披蓋

此意也蘇氏曰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暖或吹而寒或強而益或贏而損或載而或墜而毀皆物之自然勢之不免者

也愚人私己而務得迺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惟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

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天下無患矣董思靖曰聖人知事勢之相

因亦理之常故任之自然而不使之盈且過也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王氏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天下况人主躬於道者乎蘇氏曰聖人用兵皆

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皇漢

武或以殺其身或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政和註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違天時

故有凶年蘇氏曰兵之所在民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凡兵皆然况

以兵強天下邪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謂果而勿強兵之善者果決於一時以定亂而已不敢阻兵弗戢以取勝而為強也蘇氏曰勿矜

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也物壯則老是不道不道早已

有道者常如嬰兒孺子故能不老而長年若壯則必老此不道者也不道者早已言

其不能久也蘇氏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
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
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
無老乎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佳猶云嘉之也不祥謂無言慶而有凶災
也不處謂不肯以此處身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指言不處之實不處平日所貴之位而
處所不貴之位不肯於用兵之位處身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謂其殺人過凶災之器非言慶人所用之
器也恬者不歡愉淡者不濃厚謂非其心
之所喜好也為上謂不好用兵過為可尚
也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亦不肯以為美
事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
於天下矣

此推言不美若以戰勝為美事是以殺人

為樂也不可以得志於天下要終而言之
以示戒

言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

此又申言上文不處之意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此又申言上文不美之意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

此言道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得自
賓

樸指道言道彌滿六合而缺之不盈一握

故曰小至尊者道故人之體此道者可以

君天下而天下不敢臣之侯謂一國之君

王謂天下之君若能守此道則萬物事之

為主而將自賓矣自者非我欲其如此而

彼自如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道之功普遍於天下譬如天地之氣相合

而降為甘露雖無人使令之而自能均及
於萬物萬物生育於此道之中故有道者
可以為萬物之主而萬物咸賓焉蘇氏曰
甘露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道以忘
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故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

此言德也始者道也制制作也猶言為也
有名者德也道無名自道而為德則有名
也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之無名而為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
用此德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也

將猶晉人將無同之將辭之不迫者也老

子以道為上德言在德之上以仁為下德

言在德之下也又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專言道

德而提提仁義蓋以仁義下於德也此章

言德而曰夫亦將知止其意若曰自無適

有當知至於德而止不可再適也德之有

名已下於道復下於德可乎知止於德則

猶未達於道也不殆不窮匱也謂可長久不故壞也蘇氏曰聖人豈徇名而忘揆遂末而喪本哉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上文言自無而有當止於德此又言自有而無當復於道蓋道之在天下猶江海為衆流之所歸德者猶豁谷之衆流德而復歸於道則猶豁谷之會同于江海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智能知人徇外之智爾能自知則內能盡性也故謂之明有力能勝人恃外之力爾能自勝則內能克己也故謂之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能盡性而又能達於命則無所歎羨而常有餘惟明者能之能克己而又能勇於善則有所秉持而常無怠惟強者能之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惟明惟強則見真守固達至查滓消融功用純熟思為俱泯神化體合住世之時各

隨所在而此心不失始終如一故謂之久厭世之後雖去其宅而此心常存古今不二故謂之壽

右第二十八章或曰老子之道以時

章言明言強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時爾內非不強外示弱爾其時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治內之方並行而不相悖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廣也謂如水之汎濫洋溢道之廣無所不在或左或右隨處而有取之左右無所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恃賴也生謂春生之始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無言前章云萬物作而不辭是也功成謂冬藏之宰物之功既成而道不居其功也

水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此中言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春生之時道者徧萬物如以水承之以被被之所謂元亨播羣品元亨誠之道而道不自為之主常無欲謂其無心也此一本之散為萬

殊迥道之分而至小者其可名之於小矣乎豈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辭不為主常無欲之道矣○水聲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此中言功成而不居冬藏之時萬物反本復命會歸于一所謂利貞固靈根利貞誠之復而物亦不知其孰主之此萬殊之合為一本迥道之總而至大者其可名之於大矣乎豈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居功不知主之道矣或疑不知主之下脫常無

名三字可名於小矣可名於大矣二句蓋設為疑問之辭而不實言也句末雖無乎字而有乎字之意如前章能無離乎能嬰兒乎能無虞乎能無為乎能為雌乎能無知乎一本無六乎字而解者必有乎字之意釋之此其例也又如大雅詩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而詩文但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亦其類也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此章言天地之道結語通言聖人蓋聖人與天地一也歲功成而萬物歸道之至大也而天地不居其功萬物不知所主是天地之道雖大而不自以為大聖人亦若此矣是以能成其大也亦以其道大而不自以為大故能成其大焉爾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謂體之而不違大象喻道也下篇云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往歸往也不害謂利言體道之聖人為天下之人所歸往民既歸往而聖人以不利利之蓋利之以利則有利亦有不利利之以不利則常利而不害則民得以常安常平常泰也政和註曰安則無危平則無訛泰者通治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既盡也言外物之可利者皆不能久惟道之利人以其利為利故能久也樂者歌吹舞蹈之聲容餌者飲食之味饗燕之禮設

樂設餌以悅樂賓客然客既過去則其聲容與味亦止而無復有可為暫馬之悅樂而不能以終日也道則非如餌之可飲食非如樂之有聲容可視聽也然用之則能常安常平常泰而無可盡之時非如樂餌暫馬悅樂而已故曰用之不可既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歛闔也張開也老子謂反者道之動又謂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其所為大樂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知故借此八者相反之四事設譬而歸宿在下文乘勝剛弱勝強六字亦猶前章言善教

人善教物而章首先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為譬也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人不知論者以為皆原於老氏之意固其立言之不能無弊有以啓之而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與者哉

則因其言而并疑其心亦過矣註者又欲諱護而為遁辭蓋胥失之視不可見曰微微明者微其明也謂匿其可見者而使之不可見猶前章言襲明也人但見其張之強之與之與之而不知其欲歛之弱之廢之奪之也故曰微明○歛音

柔勝剛弱勝強

彼剛而我欲以剛勝之彼強而我欲以強勝之不亦難乎我以柔弱自處則剛強者不我忌也而終於能勝之何哉蓋與之相反而使之不可測知故也蘇氏曰天下之剛強方相傾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以勝也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待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爾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脫於淵見其易制而為人所取國之利器以示人人見其為利且將効之或求過之而我之利者不足以為利矣不脫於淵不以示人則不可測知所謂微明也

右第三十一章 此章主意在第二節

其第一節謂欲與人相反也 三節謂欲使人不可測知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之無為久而不變非特暫焉而已故曰常無為雖一無所為而於所當為之事無

一不為也若無為而事有廢缺則亦何取

其無為也哉此之無為蓋性焉安焉者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雖無心於化物而物將自化

亦將不欲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

欲謂有心為之作猶起也言未能純乎無為之道者方將待物之化而還有心於欲其他欲之之心一起則非無為之道矣吾欲作者之自吾也鎮謂壓定使之不起無名之樸謂此無為之道也欲作之時必將以此無名之樸鎮壓其有心之欲以道自治也既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欲則其欲亦將不欲矣此之不欲復焉執焉者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鎮之則欲者不欲而作者靜矣故雖無心於正天下而天下將自正其與萬物將自化者亦無以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

右第三十二章 此章前二節言無為而民自化後二節言

好靜而民自正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德經上 下篇之首句曰上德不德故以

德經上 下篇之首句曰上德不德故以 德經上 下篇之首句曰上德不德故以 德經上 下篇之首句曰上德不德故以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此以道與仁對言上德者在德之上道也

下德者在德之下仁也道無為不以德為

事故曰不德有德者德在道之中也煦煦

為仁惟恐失其德故曰不失德無德者不

能有其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又以此道與仁對言以猶用也言道之無為

無用於為也仁則為之而有用於為矣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此以德與仁對言仁者在仁之上德也上

義者在義之上仁也德雖為之而亦無用

於為固不能及道之無為而無以為然過

於仁之為之而有以為者矣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